

托育服务行业如何实现“幼有所育”?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0岁至3岁婴幼儿有3700多万,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家庭有较强烈的入托需求。

“据不完全统计,当前全国共有各类托育服务机构数万家,但托育服务总体供给依然不足。超过九成的机构是民办机构和营利性机构,服务对象以2岁以上婴幼儿为主,收费价格相对较高,各地区服务资源分布不均衡,托育服务机构入托率仅为6%左右。”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育儿既是家事,也是国事。市场需求强烈、持续走热的托育行业,如何更健康发展? 记者进行了调查。

成本过高,托育价格难以下调

家住上海市宝山区大场镇的李明远,女儿点点从两岁起就进入了家附近的一家民办托育服务机构,“选择这里主要还是价格便宜,一个月3000多元,管早饭和午饭”。

“这家机构规模一般,老师数量也适中,平时主要带着玩游戏,再上一点简单的英语课。说实在话,也就是给家长‘减负’。我也不是没想过去条件更好的托育服务机构,结果一打听,价格高得吓人。”李明远说。

李明远的话说出了很多家长的心声。“根据相关调查,2021年我国全日托平均托费为2700元每个月,一线城市不少高于7000元每个月,远远超过一般家庭可负担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

人口家庭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创立于2017年的爱彼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主要是为0岁至4岁孩子提供托育服务。“公司目前在全国有约50家园区,平均每个园区提供40个至60个托位。我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当地中高端消费人群,在北京的费用平均每月在一万元以上。”爱彼宝总裁刘晓莉说。

“相比运营幼儿园,托育行业设置了更高门槛。”刘晓莉介绍,根据相关要求,托育场地必须位于三层楼以下,这就导致租金价格相对较高,以北京为例,一处400平方米的托育园所每月租金最多可达12万元。“目前北京中心城区托育服务机构的托育价格大概为平均每月6000元至

15000元不等,一旦低于6000元就很难收回成本。”刘晓莉说。

“相比房租,人力成本更高。”刘晓莉表示,由于当前托育服务缺乏成熟的职业化教育支撑,专业人才缺乏,意味着企业自身需要承担大量的人才培养工作,“一般招聘的新老师还需要完成1个月至2个月的培训才能上岗,这些都会产生大量的成本。”

“在上述情况下,托育服务机构收费价格难以下调,导致支付能力较弱的家庭无法将孩子送进来,反过来又使得托育服务机构利润率降低。”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相关负责人说,尽管一些地方已经采取了应对措施,但总体看力度不大,对降低托育服务价格杯水车薪。



广州,一托育中心的老师和孩子们正在玩“彩虹伞”游戏



深业幸福家托小班的工作人员陪伴小朋友堆积木

品质提升,家长才能安心送托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栾女士,女儿“月饼”一岁半。“小家伙打生下来就基本是她姥姥养。我考虑过把孩子送去托育服务机构,也去看了几家,但我总觉得外人哪里有家里人照顾放心。所以只好麻烦老人受累。”栾女士无奈地说。

栾女士的境遇展现了当前很多家庭面临的困扰:父母需要上班维持家庭开销,只好劳烦老人照护,一旦老人不便,孩子就会陷入无人照料的困局。“身边也有很多人尝试过生二胎三胎,但都担心不能妥善照料,最终打消了念头。”栾女士说。

于2020年成立的深业托育(深圳)有限公司,隶属于国企深圳市幸福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目前在深圳有9个托育园,提供565个托位。总经理丁灵芝介绍,2021年公司调查发现,如今家长首先重视入托机构的安全和环境,安全方面占88.61%,环境方面占87.44%;其次看重师资和资质,比如是否经过备案,是否是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最后才是伙食以及费用。

丁灵芝介绍,在食品安全方面,公司与深圳市妇幼保健院联合研发专供深圳市0岁至3岁的婴幼儿使用食谱,与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及行业相关单位制定了《全日制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以及自主研发保教体系。

今年1月,山东普莱蒂优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乐融儿童之家)

获评“省级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乐融儿童之家济南校区负责人王健告诉记者,为进一步让家长放心,政府还组织了各类技能培训,如园长培训、保健医培训、保育员培训、厨师保安培训等。同时,政府还从众多方面对托育机构提供了政策和资金支持。

“3岁以下婴幼儿是最柔弱的群体,且入托时间不固定。疫情发生后不少家庭更是少送托、不送托,托育服务的刚需受到压制。作为近年来新兴的服务行业,如果政府能够更早介入,更好引导,更好宣传,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可以认同托育服务机构的保教理念,放心地把孩子交给我们。”王健说。

打破瓶颈,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很多托育服务机构负责人都表示,缺少专业人才是制约机构发展的重要因素。

丁灵芝介绍,因还未有托育行业专业学生进入市场,目前受聘者从学历上看,需要是跟教育相关的或者是学前教育、早期教育相关专业的全日制大专或者本科学生;从资质上看,需要是持有保育员、育婴师或者是幼儿园教师资格证的人员。

“招聘困难主要存在以下因素:第一是因为在深圳生活成本较高,但本行业薪酬却不高;第二是行业整体缺乏专业人才,短期内很难解决;第三是,2022年7月虽然发布了托育师的职业,但目前没有具体的培训细则,也没有职级晋升通道;第四是社会认

同度低,最终导致人才流失。”丁灵芝说。

为解决相关问题,爱彼宝开始探索与职业院校合作,共建托育专业,把实践的托育课程包括教师培训体系,前置到职业教育板块。“这样学生们就会尽早接触到我们的课程和培训,在三年级左右可以到机构实习,优秀毕业生可以在机构留用,早日成为托育行业专业的力量。”刘晓莉说。

作为民政部直属高职院校,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近年来分别设立早教专业和家政专业,并设置了婴幼儿生理卫生与保健、婴幼儿照护、婴幼儿艺术启蒙、幼儿活动设计与组织等一系列理论基础课与艺术技能课以及专业核心课。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儿童教育与发展学院教师周

扬表示:“我们希望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让学生能够掌握0岁至3岁婴幼儿生长发育的特点,能对婴幼儿开展游戏活动以及艺术启蒙相关的早期教育。”

日前,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依法逐步实行托育从业人员职业资格准入制度”等要求,旨在逐步完善托育人才培养体系。

“学校计划升本后开设婴幼儿健康发展专业,与托管专业课程设置相近。但是否开设托育专业,还要看学生招生情况是否乐观,实习就业是否顺畅。如果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能够早日畅通,相信将为我国托育服务事业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周扬说。

政策支持,满足群众托育需求

疫情发生以来,许多托育机构面临很大的生存压力。一方面,闭园之后几乎没有收入;另一方面,房租成本和人力成本还需照常支出。

今年1月下旬至2月初,西安市婴幼儿照护服务行业协会依托各地托育行业协会、托育头部企业等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针对托育机构的线上问卷调查。协会会长任立介绍,调查显示,当前支持托育服务发展的财税金融政策相对较弱,各项支持政策落实较为困难。受访托育机构中,15.52%的建园资金来源为政府定向支持,25.99%为贷款。10.83%的托育机构向金融机构申请过融资或贷款,但未能获批。仅5.42%的受访机构享受到了税收优惠政策,75.81%未能享受到优惠政策。受访托育机构迫切需要“加强宣传,提高家长送托意愿”和“卫生医疗机构支持”,“减税降税、延期缴税”是民办机构当前的迫切需求。

据协会调查结合官方统计,截至2022年7月底,西安市现有可查托育服务机构616家,从业人员12320人。其中家庭式托育点60家,民办纯托育机构335家,幼儿园下沿221家。

“政府针对托育服务机构提供了一系列政策保障。比如市卫健委组织托育机构园长及从业人员专项培训,目前已培训230名园长、160名从业人员;市发改委联合市卫健委明确自2022年9月1日起,我市备案通过的托育机构用水、用气、用热执行居民价格;

市教育局加大托育服务专业人才培养,近三年来在全市中职学校培养托育服务类专业毕业生4738人等。”任立说。

广东省婴幼儿照护与早期发展行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冯荔雯告诉记者,2022年,广东有注册的托育机构约计6000多家,大部分为中等规模为主,平均收费2500元至4000元。“目前,广东已明确将托育服务设施建设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当地国土空间规划,并综合运用土地、住房、财政、金融等支持政策,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同时,还要求公立医疗机构带头引领全省用人单位广泛开展普惠托育工作,最大限度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托育需求。”冯荔雯说。

济南高新区则积极发展形式多样、运营规范的托育服务,力求破解托育服务机构“运营苦”难题。济南高新区发展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在实践中针对不同模式采取不同支持措施,努力为婴幼儿照护工作提供全方位全周期高质量服务。比如针对独立实体式,鼓励支持企业单位和个人依法举办独立托育实体机构,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等服务;针对社区嵌入式,支持品牌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将优质服务资源、服务理念和管理标准向社区延伸和渗透;针对连锁辐射式,鼓励支持优势突出、经验丰富的单位和企业组织发挥品牌效应。”

据光明日报